

馬寫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提婆菩薩傳

四百廿七
畫二

5-1065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皇圖聖固 帝澤銀昌

佛日增輝 懋輪崇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三經同卷二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提婆菩薩傳

馬鳴菩薩傳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大師名馬鳴菩薩長老脇弟子也時長老

脇勤憂佛法入三昧觀誰堪出家廣宣道化

開悟衆生者見中天竺有出家外道世智慧

辯善通言論唱言若諸比丘能與我論議者

可打捷椎如其不能不足公鳴捷椎受人供

養時長老脇始從北天竺欲至中國城名釋



畫

迦路逢諸沙彌皆共戲之大德長老與我富
羅捉即有持去者種種媿之轉不以理長老
脇顏無異容恬然不計諸沙彌中廣學問者
覺其遠大疑非常人試問其人觀察所為隨
問盡荅而行不輟足意色深遠不存近細時
諸沙彌具觀長老德重冲邃知不可測倍加
恭敬咸共侍送於是長老脇即以神力乘虛
而逝到中天竺在一寺住問諸比丘何不依
法鳴捷椎耶諸比丘言長老摩訶羅有以故
不打也問言何故荅言有出家外道善能論
議唱令國中諸釋子沙門衆若其不能與我
論議者不得公鳴捷椎受人供養以有此言

議唱令國中諸釋子沙門衆若其不能與我
論議者不得公鳴捷椎受人供養以有此言
是故不打長老脇言但鳴捷椎設彼來者吾
自對之諸舊比丘深竒其言而疑不能辯集
共議言且鳴捷椎外道若來當令長老任其
所爲即鳴捷椎外道即問今日何故打此木
耶荅言北方有長老沙門來鳴捷椎非我等
也外道言可令其來即出相見外道問言欲

論議耶荅言然外道即形笑言此長老比丘
形貌旣尔又言不出常人如何乃欲與吾論
議即共要言却後七日當集國王大臣沙門
外道諸大法師於此論也至六日夜長老脇
入于三昧觀其所應七日明旦大衆雲集長
老脇先至即昇高座顏色怡懌倍於常日外

道後來當前而坐。占視沙門容貌和悅志意安泰。又復舉體備有論相。便念言將無非是。近比丘耶志安且悅。又備論相。今日將成佳論議也。便共立要。若墮負者當以何罪。外道言若負者當斷其舌。長老脇言此不可也。但作弟子足以允約。荅言可。尔又問誰應先語。長老脇言吾既年邁。故從遠來。又先在此坐。理應先語。外道言亦可。尔耳。現汝所說。吾盡當破。長老脇即言。當今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災患。外道默然。不知所言論。法無對。即墮負處。伏爲弟子。剃除鬚髮。度爲沙弥。受具足戒。獨坐一處。心自惟曰。吾才明。

遠識聲震天下如何一言致屈便爲人弟子
念已不悅師知其心即命入房爲現神足種
種變化知師非恒心乃悅伏念曰吾爲弟子
故其宜矣師語言汝才明不易眞未成耳設
學吾所得法根力覺道辯才深達明審義趣
者將天下無對也師還本國弟子住中天竺
博通衆經明達內外才辯蓋世四輩敬伏天
竺國王甚珍遇之其後北天竺小月氏國王
伐於中國圍守經時中天竺王遣信問言若
有所求當相給與何足苦困人民久任此耶
荅言汝意伏者送三億金當相赦耳王言舉
此一國無一億金如何三億而可得耶荅言

汝國內有二大寶一佛鉢二辯才比丘以此
與我足當二億金也王言此二寶者吾甚重
之不能捨也於是比丘爲王說法其辭曰夫
含情受化者天下莫二也佛道淵弘義存兼
救大人之德亦以濟物爲上世教多難故王
化一國而已今弘宣佛道自可爲四海法王
也比丘度人義不容異功德在心理無遠近
宜存遠大何必在目前而已王素宗重敬用
其言即以與之月氏王使還本國諸臣議曰
王奉佛鉢故其宜矣夫比丘者天下皆是當
一億金無乃太過王審知比丘高明勝達導
利弘深辯才說法乃感非人類將欲悟諸群

惑餓疋疋馬至於六日旦普集內外沙門異
學請比丘說法諸有聽者莫不開悟王繫此
馬於衆會前以草與之馬嗜浮流故以馬垂
浮流草與之也淚聽法無念食想於是天下乃知非恒以馬
解其音故遂号爲馬鳴菩薩於北天竺廣宣
佛法導利群生善能方便成人功德四輩敬
重復咸稱爲功德日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大師名龍樹菩薩者出南天竺梵志種也夫聰
哥悟事不再告在乳之哺中間諸梵志誦
四韋陀典各四萬偈偈有四十二字背誦
其文而領其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世學藝
能天文地理圖緯秘讖及諸道術無不悉練
契友三人亦是一時之傑相與議曰天下義

畫

聖賢傳卷之三

四

理可以開神明悟幽旨者吾等盡之矣復欲
何以自娛騁情極欲最是一生之樂然諸梵志
道士勢非王公何由得之唯有隱身之術
斯樂可辦四人相視莫逆於心俱至術家
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擅名一世草
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我若呪法授之

此人才明絕世所不知者唯此賤法若得之便去不復可屈且與其藥使日用而不知藥盡必來永當師我各與青藥一丸告之曰汝於靜處用水磨之以塗眼瞼則無有人能見汝形者龍樹菩薩磨藥聞氣便盡知藥名分數多少錙銖無失隨其氣勢龍樹識之還語術師此藥有七十種分數多少盡如其方藥師問曰汝何由知荅曰藥自有氣何以不知師即歎伏願斯人者聞之猶難而況相學我之賤術何足惜耶即具授其四人得術隱身自在入王宮中宮中美人皆被侵陵百餘日後宮中人有懷妊者以事白王王大不悅此何不祥

爲恠乃尔召諸智臣以謀此事有舊老者言
凡如此事應有二種或鬼或術可以細土置
諸門中令有司守之斷諸術者若是術人足
跡自現可以兵除若其是鬼則無跡也鬼可
呪除人可刀殺備法試之見四人跡即閉諸門
令數百力士揮刀空斫斫殺三人唯有龍樹斂
身屏氣依王頭側王頭側七尺刀所不至是
時始悟欲爲苦本厭欲心生發出家願若我
得脫當詣沙門求出家法旣而得出入山詣
佛塔出家受戒九十日中誦三藏盡通諸深
義更求諸經都無得處雪山中深遠處有佛
塔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訶衍經與之誦受

愛樂雖知實義未得通利周遊諸國更求餘
經於閻浮提中遍求不得外道論師沙門義
宗咸皆摧伏即起憍慢心自念言世界法中
津塗甚多佛經雖妙以理推之故未盡未盡
之中可推而說之以悟後學於理不違於事
無失斯有何咎思此事已即欲行之立師教
誡更造衣服今附佛法所別爲異方欲以無
所推屈表一切智相擇日選時當與諸弟子
受新戒著新衣便欲行之獨在靜室水精地
房大龍菩薩見其如此惜而愍之即接入海
於宮殿中開七寶藏發七寶函以諸方等深
奧經典無上妙法授之龍樹龍樹受讀九十

日中通練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實利龍知其心而問之曰看經遍未荅言汝諸函中經甚多無量不可盡也我所讀者已十倍閻浮提龍言如我宮中所有經典諸處此比復不可知龍樹即得諸經一箱深入無生一忍具足龍還送出時南天竺王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龍樹菩薩爲化彼故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七年王始恠問此是何人在吾前行荅曰我是一切智人王聞是已甚大驚愕而問之言一切智人曠代不有汝自言是何以驗之荅言欲知智在說王當見問王即自念我爲智主大論議師問之能屈猶不足名一旦不如

此非小事若其不問便是一屈遲疑良久不
得已而問之天今何為耶龍樹言天今與阿
修羅戰王聞此言譬如人噎既不得吐又不
得咽欲非其言復無以證之欲是其事無事
可明未言之間龍樹復言此非虛論求勝之
談王小待之須臾有驗言訖空中便有干戈

兵器相係而落王言干戈矛戟雖是戰器汝
何必知是天與阿修羅戰龍樹言構之虛言
不如校以實事言已阿脩羅手足指及其耳
鼻從空而下又令王及臣民婆羅門衆見空
中清除兩陣相對王乃稽首伏其法化殿上
有萬婆羅門皆棄束髮受成就戒是時龍樹

於南天竺大弘佛教摧伏外道廣明摩訶衍
作優波提舍十萬偈又作莊嚴佛道論五千
偈大慈方便論五千偈今摩訶衍教大行於
天竺又造無畏論十萬偈於無畏中出中論
也時有婆羅門善知呪術欲以所能與龍樹
諍勝告天竺國王我能伏此比丘王當驗之
王言汝大愚人此菩薩者明與日月爭光智
與聖心並照汝何不遜敢不推敬婆羅門言
王爲智人何不以理驗之而抑斷一切王見
言至爲請龍樹清旦共坐政德殿上婆羅門
後至便於殿前呪作大池廣長清淨中有千
葉蓮華自坐其上而訶龍樹汝在地坐如畜

生無異而欲與我清淨花上大德智人抗言
論議尔時龍樹亦以呪術化作一六牙白象行
池水上趣其華坐以鼻繳拔高舉擲地娑羅
門傷膏委頓歸命龍樹不自量毀辱大師
願哀受我啓其愚蒙有一小乘法師常懷忿
嫉龍樹問之言汝樂我久住世不荅言實不
願也退入閑室經日不出弟子破戶看之遂
蟬蛻而去去世已來始過百歲南天竺諸國爲
其立廟敬奉如佛其母樹下生之因字阿周
陀那阿周陀那樹名也以龍成其道故以龍
配字号曰龍樹也

依付法藏經即第十三祖
三百餘年任持佛法其所

龍樹菩薩傳

提婆菩薩傳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大師名提婆菩薩南天竺人是婆羅門種也
博識淵攬才辯絕倫擅名天竺為諸國所推
探賾曾懷既無所愧以為所不盡者唯以人
不信用其言為憂其國中有大天神鑄黃金
像之座身長二丈号曰大自在天人有求願能
令現世如意提婆詣廟求入拜見主廟者言
天像至神人有見者既不敢正視又令人退
後失守百日汝但詣門求願何須見耶提婆
言若神必能如汝所說乃從令我見之若不
如是豈是吾之所欲見耶時人竒其志氣伏

其明正追入廟者數千萬人提婆既入天像
搖動其眼怒目視之提婆問天神則神矣何
其小也當以威靈感人智德伏物而假黃金
以目多動頗梨以熒惑非所望也即便登梯
鑿出其眼時諸觀者咸有疑意大自在天何
為一小婆羅門所困將無名過其實理屈其
辭耶提婆曉衆人言神明遠大故以近事試
我我得其心故登金聚出頗梨令汝等知神
不假質精不託形吾既不慢神亦不辱也言
已而出即以其夜求諸供備明日清旦敬祠
天神提婆先名既重加以智叅神契其所發
言聲之所及無不響應一夜之中供具精饌

有物必備大自在天貫一肉形高數四丈左
眼枯沒而來在坐歷觀供饌歎未曾有嘉其
德力能有所致而告之言汝得我心人得我
形汝以心供人以質饋智而敬我者汝畏而
誣我者人汝所供饌盡善盡美矣唯無我之
所須能以見與者真上施也提婆言神鑑我

書

法苑珠林卷三經后卷

心唯命是從神言我所乏者左眼能與我者
便可出之提婆言敬如天命即以左手出眼
與之天神力故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從旦終
朝出眼數萬天神讚曰善哉摩納真上施也
欲求何願必如汝意提婆言我稟明於心不
假外也唯恨悠悠童蒙不知受我言神賜我

願必當令我言不虛設唯此爲請他無所須
神言必如所願於是而退詣龍樹菩薩寺受
出家法剃頭法服周遊揚化南天竺王摠御
諸國信用邪道沙門釋子一不得見國人遠
近咸受其化提婆念曰樹不伐本則枝不傾
人主不化則道不行其國政法王家出錢雇
人宿衛提婆乃募爲其將荷戟前駟整行伍
勒部曲威不嚴而今自行德不彰而物樂隨
王甚喜之而問何人侍者荅言此人應募旣
不食廩又不取錢而其在事恭謹閑習如此
不知其意何求何欲王召而問之汝是何人
荅言我是一切智人欲於王前而求驗試王

即許之於天竺大國之都四衢道中敷高座
立三論言一切諸聖中佛聖最第一一切諸
法中佛法正第一一切救世中佛僧爲第一
八方諸論士有能壞此語者我當斬首以謝
其屈所以者何立理不明是爲愚癡愚癡之
頭非我所須斬以謝屈甚不惜也八方論士
既聞此言亦各來集而立誓言我等不如亦
當斬首愚癡之頭亦所不惜提婆言我所修
法仁活萬物要不如者當剃汝鬚髮以爲弟
子不須斬首也立此要已各撰名理建無方論
而與酬酢智淺情近者一言便屈智深情長
者極至二日則辯理俱匱即皆下髮如是日

日王家日送衣鉢終竟三月度百餘万人有一
一邪道弟子兇頑無智耻其師屈形雖隨衆
心結怨忿嚙刀自誓汝以口勝伏我我當以
刀勝伏汝汝以空刀困我我當以實刀困汝
作是誓已挾一利刀伺求其便諸方論士英
傑都盡提婆於是出就閑林造百論二十品
又造四百論以破邪見其諸弟子各各散諸
樹下坐禪思惟提婆從禪起經行婆羅門弟
子來到其邊執刀窮之曰汝以口破我師何
如我以刀破汝腹即以刀決其腹五藏委地
命未絕間愍此愚賊而告之曰吾有三衣鉢
盂在吾坐處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慎勿下就

平道我諸弟子未得法忍者必當追汝或當
相得送汝於王王便困汝汝未得法利惜身
情重惜名次之身之與名患累出焉衆疊生
焉身名者乃是大患之本也愚人無聞爲妄
見所侵惜其所不惜而不惜所應惜不亦哀
哉吾蒙佛之遺法不復尔耶但念汝等爲狂
心所欺忿毒所燒罪報未已號泣受之受之
者實無主爲之者實自無人無人無主哀酷
者誰以實求之實不可得未悟此者爲狂心
所惑顛倒所迴見得之心著而有我有人有
苦有樂苦樂之來但依觸著觸著則無依無
依則無苦無苦則無樂苦樂旣無則幾乎息

矣說此語已弟子先來者失聲大喚門人各
各從林樹間集未得法忍者驚怖號咷撫會
扣地冤哉酷哉誰取我師乃如是者或有狂
突奔走追截要路共相分部號叫追之聲聒
幽谷提婆誨諸人言諸法之實誰冤誰酷誰
割誰截諸法之實實無受者亦無害者誰親
誰怨誰賊誰害汝為癡毒所欺妄生者見而
大号咷種不善業彼人所害害諸業報非害
我也汝等思之慎無以狂追狂以哀非哀也
於是放身脫然無矜遂蟬蛻而去其初出眼
與神收遂無一眼時人号曰迦那提婆也

提婆菩薩傳二

一 畫

矣說此語已弟子先來者失聲大喚門人各
各從林樹間集未得法忍者驚怖號咷撫會
扣地冤哉酷哉誰取我師乃如是者或有狂
突奔走追截要路共相分部號叫追之聲聒
幽谷提婆誨諸人言諸法之實誰冤誰酷誰
割誰截諸法之實實無受者亦無害者誰親

誰怨誰賊誰害汝為癡毒所欺妄生者見而
大号咷種不善業彼人所害害諸業報非害
我也汝等思之慎無以狂追狂以哀非哀也
於是放身脫然無矜遂蟬蛻而去其初出眼
與神收遂無一眼時人号曰迦那提婆也

提婆菩薩傳二

書

馬鳥菩薩傳

脇者上虛業及不看席因此者一生不捷推音上

軋下直追及一媪乃鳥及恬然上徒添知輟音

也反止冲遂上直弓及下私遂怡懌上余之及

之和樂年邁下莫月氏下音支

龍樹菩薩傳

乳哺下音步食在弱冠上音若下音貫年二

緯音秘識下楚禁及驗傑渠列及娛音愚音騁

又丑領擅名上時眼臉下音秘怯下良懷妊下

禁抑斷上意力及制也抗言上拒浪繳拔上

及曉蟬蛻下音稅一換皮遜蘇寸

提婆菩薩傳

鑿

昨音

饋

求

位及

也

誣

誣音

也無

悠

遠音

也

童

下音

蒙

也

酬

酢

昨下音

匱

也

求位及

也

遺

誤

鬪

及吾

結

挾

胡

特也

哀

酷

下古

毒

號

地高

及戶

扣

地擊

也

一

音

口



酉

